

中国文库

· 文学类 ·

论语派作品选

庄钟庆 编选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库
文学类

论语派作品选

庄钟庆 编选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派作品选/庄钟庆编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中国文库)
ISBN 978-7-02-008498-2

I. ①论… II. ①庄…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2144号

责任编辑:陈建宾
责任校对:李晓静
整体设计:翁涌 李梅
责任印制:王铁生

论语派作品选

Lunyu Pai Zuopin Xuan

庄钟庆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1.25

字数:291千字 印数:1-4500

ISBN 978-7-02-008498-2

定价:26.00元

“中国文库” 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 20 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 20 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钞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作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 6 个类别,即:(1)哲学社会科学类

(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技文化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计划出版约1000种,分辑出版。自2004年以来,已先后出版四辑,每辑约100种,分精平装两类。2011年时值辛亥革命100周年,特将“中国文库”第五辑作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特辑推出,主要收选民国时期原创性人文社科类名著。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基础,并邀约其他数十家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扬光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中国文库·第五辑”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友先 邬书林 刘 杲 杜导正 李从军 李东生 杨牧之
宋木文 柳斌杰 徐惟诚 龚心瀚 蔡名照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殿利 王大可 王兴康 马五一 王明舟 王瑞书 孙月沐
刘晓明 肖启明 李 岩 李 峰 李声笑 吴尚之 罗争玉
徐 岩 吴 斌 吴江江 宋焕起 宋一夫 陈庆辉 林国夫
贺圣遂 贺耀敏 祝君波 陶 骅 郭义强 黄书元 常汝吉
龚 莉 靳立华 樊希安 潘凯雄

“中国文库·第五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刘伯根

副主任 张贤明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殿利 刘晓东 李红强 李 昕 汪家明 林 阳

莫蕴慧 徐 俊 管士光 臧永清

编辑组

乔先彪 唐 俭 何 奎 杜 宇 董 易

印制组

王铁生 兰本立 陆南宸 何 奎 杜 宇

中国文库

(第五辑)

【哲学社科类】

- 孙中山著作选编 陈铮选编 中华书局
黄兴集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 中华书局
宋教仁集 陈旭麓主编 中华书局
廖仲恺集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中华书局
朱执信集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 ... 中华书局
中国政治思想史 陶希圣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民国政制史 钱端升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民国政党史 谢彬撰 章伯锋整理 中华书局
经学历史 皮锡瑞著 周予同注释 中华书局
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著 朱维铮校订 中华书局
新唯识论 熊十力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逻辑 金岳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科学与玄学 罗家伦著 商务印书馆
中国古代经济史稿 李剑农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经济史 汪敬虞主编 人民出版社
中国交通史 白寿彝著 团结出版社
中国经济原论 王亚南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经济思想史 唐庆增著 商务印书馆
财政学 何廉、李锐著 商务印书馆
货币与银行 杨端六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刑法学 蔡枢衡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乡土中国 费孝通著 人民出版社
文化人类学 林惠祥著 商务印书馆
优生概论 潘光旦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西洋文化史纲要
雷海宗撰 王敦书整理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西学东渐记 容闳著 徐凤石 恽铁樵等译
钟叔河导读、标点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现代语法 王力著 商务印书馆
语言学史概要 岑麟祥编著 岑运强评注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 高平叔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陶行知教育论著选 董宝良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报学史 戈公振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陆费逵文选 陆费逵著 中华书局
 张元济论出版 张元济著 张人凤 宋丽荣选编 商务印书馆
 韬奋文录新编 邹韬奋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史学类】

- 国故论衡 章太炎撰 庞俊 郭诚永疏证 中华书局
 国史大纲 钱穆著 商务印书馆
 通史新义 何炳松著 商务印书馆
 台湾通史 连横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武昌革命史 曹亚伯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辛亥革命与袁世凯 黎澍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洋军阀史 来新夏等著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国民党史稿 邹鲁编著 东方出版中心
 中华民国外交史 张忠绂编著 华文出版社
 西洋史 陈衡哲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欧化东渐史 张星烺著 商务印书馆
 清末立宪史 高放著 华文出版社

【文学类】

- 秋瑾诗文选注 郭延礼 郭蕻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邹容集 张梅编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天华集 刘晴波 彭国兴编 饶怀民补订 湖南人民出版社
 于右任诗词选 杨中州选注 河南文艺出版社
 南社诗选 林东海 宋红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鸳鸯蝴蝶派作品选 范伯群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研究会小说选 李葆琰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创造社作品选 刘纳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太阳社小说选 李松睿 吴晓东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湖畔派诗选 刘纳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浅草 - 沉钟社作品选 张铁荣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语丝》作品选 张梁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未名社作品选 黄开发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月派诗选 蓝棣之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 象征派诗选 孙玉石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感觉派小说选 严家炎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现代派诗选 蓝棣之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论语派作品选 庄钟庆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派小说选 吴福辉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东北作家群小说选 王培元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七月派作品选 吴子敏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 李光荣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九叶派诗选 蓝棣之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荷花淀派小说选 冯健男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山药蛋派作品选 高捷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红楼梦辨 俞平伯著 商务印书馆
 中国诗史 陆侃如、冯沅君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学发展史 刘大杰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艺术类】

- 万木草堂论艺 康有为著 荣宝斋出版社
 中国绘画史 潘天寿著 团结出版社
 中国绘画理论 傅抱石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中国雕塑艺术史 王子云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国陶瓷史 吴仁敬 辛安潮著 团结出版社
 中国戏剧史 徐慕云著 东方出版中心
 洪深戏剧论文集 洪深著 东方出版中心
 焦菊隐戏剧论文集 焦菊隐著 华文出版社
 中国古代乐论选辑 吴钊 伊鸿书 赵宽仁 古宗智
 吉联杭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
 素月楼联语 张伯驹编著 华文出版社
 中国书法理论体系 熊秉明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夏衍电影论文集 夏衍著 东方出版中心
 银幕形象塑造 赵丹著 赵青整理 东方出版中心

【科技文化类】

- 自然辩证法在中国 龚育之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科学家谈 21 世纪 李四光等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陈方正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医学史 陈邦贤著 团结出版社
化学史通考 丁绪贤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科学概论 王星拱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 竺可桢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综合普及类】

书林清话 叶德辉著 华文出版社
文坛五十年 曹聚仁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胡适 蔡元培 王云五等编 商务印书馆
佛教常识问答 赵朴初著 华文出版社
词心笺评 邵祖平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西潮与新潮 蒋梦麟著 东方出版社

前 言

庄 钟 庆

论语派是因林语堂等创办《论语》杂志而得名的文学流派。

《论语》半月刊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六日创刊于上海，林语堂任主编，因产权纠纷，第二十七期以后由陶亢德接编，不过林语堂仍为实际主持者。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出版至第一一七期因抗日战争爆发停刊。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复刊，一九四九年五月停刊，共出版一七七期。

一九三四年四月林语堂、陶亢德在上海又创办《人间世》半月刊，由于编辑部门与出版部门的意见齟齬，创刊一年多即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停刊。

《人间世》停刊前即一九三五年九月林语堂又与陶亢德、徐訏在上海合办《宇宙风》，初为半月刊，从五十期起改为旬刊。抗战期间一九三七年迁往广州出版，一九四〇年迁至重庆出版，一九四一年又迁至广州，一九四七年八月于上海停刊。

论语派以林语堂为主要代表人物，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个刊物。与这些刊物相呼应的有简又文主编的《逸经》半月刊，一九三六年三月创刊，一九三七年停刊。还有海戈（张海平）主编的《谈风》半月刊，一九三六年十月创刊，一九三七年八月停刊。还有黄嘉音、黄嘉德编辑的《西风》月刊，创刊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一九四九年五月停刊。这几个刊物情况不一，如《西风》是以介绍西方文化知识为其特点。

论语派的组成,据林语堂的介绍,是他孕育,并使之出世的,他又说:“论语地盘向来完全公开,所谓‘社’者,全、潘、李、邵、章诸先生共同发起赞助之谓也。”^①这就是说,论语社是由林语堂、全增嘏、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标几位共同发起并赞助的。可以说论语派是以《论语》等刊物为阵地,以林语堂为核心人物,以编辑陶亢德、徐訏为中坚,以经常撰稿而倾向相似的章克标、邵洵美、全增嘏等人组成的。老向(王向辰)、姚颖等时常为论语派刊物撰文。

《论语》创刊时,林语堂在《答青崖论幽默译名》中说过,该刊以“提倡幽默为目标,而杂以谐谑”,随后,论语派又在《人间世》的发刊词中,提倡小品文,鼓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从论语派提倡幽默文字到鼓吹小品文,在林语堂看来这两者“相辅而行,互相灌溉”,因为两种文体共同的特点是提倡幽默,他认为小品文即“在人生途上小憩谈天,意本闲适,小品文盛行,则幽默家自然出现”^②。由此看来,林语堂是以提倡幽默文字为己任的。当年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中就专节谈过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

论语派有关幽默文学的理论,林语堂阐述得最为系统和全面,影响也较大,因之有必要加以介绍。

林语堂在谈及《论语》刊载幽默文字时指出:“有性灵,有骨气,有见解,有闲适气味者必录之。”^③这里提出幽默文学要求具有性灵与闲适的特点。

性灵,可谓幽默文学之命脉,林语堂说,“提倡幽默,必先提倡解脱性灵”,“性灵之解脱,由道理之渗透,而求得幽默。”^④所谓性灵,林语堂说,“性灵就是自我”,或者是“个人之观感”,或者是“以

①③ 见《与陶亢德书》,《论语》第28期。

② 见《又与陶亢德书》,《论语》第38期。

④ 语出《论文(下)》,《论语》第28期。

自我为中心”。他认为性灵即是要说自己所要说的话，所要表示的自己的意，不受“物质环境”所制约。这样才能“思想自由”，幽默文章才能出现。

当时许多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对于林语堂的“性灵”说提出批评。鲁迅总结历史教训时说：“残酷的事实尽有，最好莫如不闻，这才可以保全性灵。”^①这是嘲笑那些脱离现实斗争高谈“性灵”的人，他们自信鼓吹性灵，那是超然的，而在剧烈的现实斗争中，性灵是有社会性的。鲁迅风趣地说道：清朝性灵派“到得现在，却刚刚相宜”，“有国时是高人，没国时还不失为逸士”，当年提倡性灵者，不过是在做“高人兼逸士梦”。^②茅盾明确指出所谓“性灵”，就是纯粹的“自由意志”，这种主观超然的性灵，“被几根无形的环境的线在那里牵弄”，终究“不过是清客身份”。^③

性灵说主张自我的观感、见解可以不受社会环境的制约，没有社会性，那是不可能的。林语堂不得不承认性灵派是以个人主义为立场的，也不回避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如他所说的“介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他的性灵说便是以自由资产阶级为立场观点来观察社会人生，指出其矛盾，但不“攻击任何对象，只希望大家头脑清醒一点罢了”。^④

论语派是否定幽默的社会内容的。林语堂在《会心的微笑》中说：“大概世事看得拂脱的人，观览万象，总觉得人生太滑稽，不觉失声而笑。幽默不过这么一回事而已，在此不觉失声中，其笑是无可勉强的。”又说：“有无裨益于世道人心，听他便罢。”他把幽默看成是“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对现实矛盾淡然处之，“不会怒，只会笑”，“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邵洵美在《幽默真谛》中也认

① 见《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

②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杂谈小品文》。

③ 引自《小品文和气运》，《茅盾全集》第21卷。

④ 引自《我们的态度》，《论语》第3期。

为幽默正像“最悲伤时的‘破涕一笑’”。徐訏在《幽默论》中 also 说幽默是“窘极时候一个笑容”。总之他们都把幽默看成是玩世的，决无严肃的社会内容与实际作用。这当然同他们主张超脱的性灵有关，林语堂在《会心的微笑》中说，幽默的笑声“是出于个人性灵”，“无可勉强”。

许多革命、进步的作家认为幽默是有社会现实内容的。鲁迅说：“用玩笑来应付敌人，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但触着之处，须是对手的致命伤，否则，玩笑终不过是一种简单的玩笑而已。”^①茅盾认为“‘幽默’是可喜的”，然而他反对那笑里带点儿“肉麻”的“油腔”。老舍赞赏萨克莱对于幽默的见解，萨克莱说：“幽默的写家是要唤醒与指导您的爱心、怜悯、善意——您的恨恶不实在，假装，作伪——您的同情与弱者，穷者，被压迫者，不快乐者。”^②吴组缃也说：“叫人一笑了事的幽默却要不得。”

由于人们的社会人生不同，各自性灵也就不同，对于幽默是否具有社会性也有不同的观点，对于幽默格调也就各有标准。

林语堂认为幽默格调是有不同的，指出庄子是阳性的幽默，其以议论纵横取胜，陶潜是阴性的幽默，以诗化自适著称，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闲适怡情之幽默，不绝见于诗文。^③对此林语堂极为赞赏，他鼓吹幽默文学要以闲适为格调，不无因由。

林语堂认为闲适格调，要求作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的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大盛”^④。他认为把“世事看穿”了，无所挂碍，冲淡的幽默，自然形成。这就是说作者必须胸怀宽厚，才能写出闲适的幽默文学。

闲适格调还要求情调自然清淡，林语堂说“情调自然越深远，而越近于幽默本色”。他不赞成“滑稽之炫奇斗胜”，也反对“郁剔

① 引自《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② 引自《谈幽默》，《宇宙风》第23期。

③④ 见《论幽默》，《论语》第33期。

之出于机警巧辩”^①。他把滑稽同幽默加以区别,那是对的,可是他把郁剔讽刺视为“酸腐”而加以排除于幽默之外,未必妥当。老舍在《我怎样写〈猫城记〉》一文中说得好:“讽刺与幽默在分析时有显然的不同,但在应用上永远不能严格的分开。”林语堂之所以贬低尖利的讽刺,那是同他鼓吹闲适格调有关,他说讽刺“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②。

闲适格调还要求“闲适笔调”,即“个人笔调”。林语堂在《论小品文笔调》中认为此种笔调亦称“闲谈体”、“娓语体”,“笔墨极轻松,真情易于吐露,或者谈得畅快忘形,出辞乖戾”。他还认为笔调是多种多样的,“或平淡,或奇峭,或清新,或放傲”,不过,他极力提倡“味愈醇,文愈熟,愈可赏”。在他看来,闲适笔调,“各依性灵天赋,不必勉强”。

林语堂认为幽默文学的闲适格调从读者感受上说,应是“淡然之味”。他说,“使你于一段之中,指不出那一句使你发笑,只是读下去心灵启悟,胸怀舒适而已”。^③

幽默文学在艺术上要求“谑而不虐”。这就是林语堂所说,幽默“含有假痴假呆之意,作语隐谑,令人静中寻味”。这种诙谐而又宽宏恬静的幽默,在表述方式上应是从容不迫,含而不露。

幽默文学的理论是主张以性灵为命脉,以闲适为格调,以谑而不虐为手段,表露人生的滑稽相。

幽默文学的创作实践是以它的理论为依据的,它具有若干特点。

论语派自称是“旁观者”、“超脱派”,他们以这种性灵为立场洞察人间,发表自己的见解。一方面不满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一方面又对革命持否定、非难态度。林语堂在《论政治病》一文中嘲笑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弊病,他写道:“我们政府中比世界任何政府中

^{①②③} 见《论幽默》,《论语》第33期。

较多闭结，脚气、肺癆、痔漏、神经衰弱……脑汁糊涂的人物……人人将此病症书招示记者赶夜车来沪进沪西上海疗养院‘养痾’去。”《谈言论自由》一文针对当时社会的不自由，指出：社会之存在，都是靠多少言论的虚饰，扯谎。我们所求的不过是有随时虚饰及说老实话的自由而已。

章克标的《进步尚有疑问》议论了无名氏“做了黑牌汽车轮下的冤鬼”的事情，老向的《吾民其为毛人乎》描述了盐官剥削百姓的情状，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国民党治下社会的黑暗；姚颖的《政治上的推与拖》抨击国民党政府长官，说他们“监督不扣钮扣，街上吸烟，随意吐痰等抑甚何严，对于政治上的病态的推拖，反熟视若无睹，殊令人莫测高深。”

论语派嘲笑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采取不抵抗主义政策。林语堂在《如何救国示威》一文中说，国民党所谓长期抵抗，枕戈待旦等等都是能言之成理，只怕不能实行。他嘲讽道：“某将军提出跳舞救国法”，“戴季陶提出筑金光明道场咒救国法”，此等“良剂和合起来，包可百发百中”。他还在《诵经却倭寇》中嘲笑诵经抗日的行径，《等因抵抗歌》说国民党官方叫嚷“薪卧胆尝”、“礼义廉耻”，“理合慷慨激昂，是否打得日本”，“伏维计议从长”。此外他的《国事亟矣》、《梦影》等文也是揶揄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

陶亢德的《“教育前途之展望”》在揭露国民党政府武力镇压学运的同时，也嘲讽对日本侵略者“极其亲善”的行径；老向的《危城琐记》刻画国民党军队在日寇入侵面前“一劲儿往后退”的情景；章克标的《退一步哲学》称日本侵略军到来之前“安全退出”，即“另一种的抗日胜利”的“退一步哲学”。这些文章从不同方面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

应该指出论语派有关批评国民党政局的文字是比较有价值的，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论语派还有一些作品嘲笑革命进步力量的。